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3卷 第5期
双月刊 2017年9月出版

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的句法功能研究

田宇贺

(南通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现代汉语语法的经典著作《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语法讲义》对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句法分布的论述缺乏大规模语料支撑。基于大规模真实语料对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的使用频率、句法分布进行考察,对前人的观点做了修正,并依据原型范畴理论对句法分布的不对称性做出了解释。现代汉语书面语语料中,“这”、“那”在句法上不存在重叠的可能,“这个”、“那个”的重叠在句法上也不适用于“这”、“那”。“这”、“那”在功能上由替代到指别,再进一步虚化为各种语气乃至虚词的语法化历程,符合原型范畴理论。在原型范畴理论视域中对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的句法功能进行研究对系统认识现代汉语指示代词的特质和提升对外汉语教学均具有较高价值。

关键词:原型范畴理论;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句法功能;语法化

中图分类号:H1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7)05-0104-06

现代汉语指示代词因数量不多用法复杂而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成为学术界热点的研究课题。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对现代汉语指示代词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依据原型范畴理论,我们将指示代词分为典型指示代词与非典型指示代词两类,通过对 2500 万字自建汉语语料库的使用频率统计,发现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排在前两位^[1],学界对“这”、“那”的研究有两点不足:第一,以往研究多是将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与组合式典型指示代词笼统地进行描写分析,没有充分注意其内部差别,遗漏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实^[2]。第二,对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的句法分布关注不够,尤其缺乏基于大规模封闭语料的系统考察。丁启阵对“这”、“那”的语法分布做过研究,但丁启阵的语法分布其实是语义和语用层面的分布,并未涉及“这”、“那”的句法分布问题^[3]。本文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大规模语料库考察“这”、“那”的使用频率、句法分布、重叠及语法化问题。

一、“这”、“那”在大规模语料中的使用频率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共收录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及组合式典型指示代词 28 个,如果去除方言词“这程子”、“那程子”,还剩 26 个^{[4][1650]}。单音节“这”、“那”以及“这”、“那”系列指示代词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

一些学者通过规模不等的语料库统计了“这”、“那”的使用频率,得出了“这”大于“那”,“这”、“那”在真实语料中不对称的结论,如:邹韶华对《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的“这”“那”做了统计,得出使用比例为 72.6%:27.4%,比值为 2.64^[5],杨玉玲对 5900 万字的清华语料统计的结果是,“这”、“那”的使用比例为 8.5:1,比值为 8.5^[6],而据

收稿日期:2017-03-10

作者简介:田宇贺(1971-),男,河北易县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语言学博士。

我们对 2500 万字自建汉语语料库的统计,“这”共出现 92390 次,“那”共出现 55030 次,两者使用比例为 1.68:1,比值为 1.68,邹韶华、杨玉玲及笔者对“这”、“那”使用比例的统计各不相同,其中,邹韶华与我们统计出的比值相近,杨玉玲的比值是笔者的近 5 倍。这种比值上的差异是怎样造成的?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取决于三种因素:语料类别的多少、语料库规模大小、是否把单音节“这/那”单独统计。语料库语料类别较丰富、语料库规模较大、单独统计“这/那”,得出的使用频率比值就会接近语言事实。《现代汉语频率词典》考察的语料基本上是平衡语料,包含政论语体、科普语体、生活口语、文学作品等四类,总字数约 180 万字,其中文学作品占全部语料的 48.71%^[91-2],杨玉玲据以统计的 5900 万字全部是报刊语料,且没有分别统计单音节“这”、“那”与“这/那”组成的组合式,我们的自建汉语语料库约 2500 万汉字,包括多种文体(文学作品语料占优势),单独统计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因此,我们统计出的“这”、“那”的使用比与有些学者有很大差异。真实语料中,这种比值的差异还与语料的类别高度相关。我们从自建汉语语料库中分别抽取 2001 年-2010 年历届国务院总理所做《政府工作报告》、2000 年《人民日报》200 万字语料库、老舍长篇小说,利用检索软件穷尽性检索含有单音节“这”、“那”的句子,得到表 1:

表 1 “这”、“那”分布表

语料名称	含有“这”	含有“那”	比例
2001-2010 年《政府工作报告》	192 句	4 句	48:1
2000 年《人民日报》200 万字	6818 句	1195 句	5.7:1
老舍长篇小说	11790 句	8053 句	1.5:1

由表 1 可以看出,公文语体《政府工作报告》及报刊语体的《人民日报》“这”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那”,比值分别为 48 和 5.7,而老舍长篇小说中“这”、“那”的比值为 1.5,根据语体排列,“这”、“那”使用比由大到小依次为:公文语体>报刊语体>小说(文艺)语体。

前人基于不同规模语料库统计出的所谓“这比那大”往往将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与组合式多音节典型指示代词合在一起统计,这种统计能够大体说明“这”、“那”在实际语言中的使用比例,但

不够准确。我们主张,对指示代词的使用频率应该在大规模平衡语料库中逐一统计,这样得出的结果才更接近语言事实。

语料库技术为语言学研究带来了很大便利,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研究者仅根据经验使用自省例句或孤证的情况,但显然任何一种语料库都不可能穷尽性地占有语言事实,无法保证不出现例外情况,这是由语言的无限生成性造成的。因此,邢福义先生提出的“语言学研究必须穷尽性地占有语言事实”^[9]只是语言研究的理想状态,语言研究者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尽可能多地占有语言事实。

二、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的句法分布及相关解释

在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上,两部经典的语法著作——《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和《语法讲义》对“这”、“那”的句法分布做过论述。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指出,“这、那”单用,做主语的时候多,做宾语比较少^[915],朱德熙《语法讲义》说“这”“那”经常做主语,不大做宾语^[96]。两部著作指出了“这、那”在句法分布上的某些事实,但缺乏大规模语料的支撑,某些地方值得进一步研究,如:“这”“那”经常做主语,做主语的概率有多大,是否绝对不能做宾语,有无例外情况,除了主语、宾语外,“这”“那”还能出现在哪些句法位置,出现的频率是多少?

本节以作者自建汉语语料库的语料为主要统计源,以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为辅助统计源,考察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在篇章中的句法分布。现代汉语中的句法成分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在大规模真实语料中,“这”、“那”只出现在三种句法位置上:主语、宾语、定语,下面依次分析。

(一)做主语

“这”“那”都能单独做主语,主语“这”“那”和谓语之间存在两种连接方式:一是用判断动词“是”或“叫做”、“等于”连接,如“这是我的理想所在”、“那是另外一回事”;二是直接连接,如“这也许由于我‘得之也难,则爱之也深’”,“那令我更加惶恐了”^①。

① 这里的例子均来自自建汉语语料库,为节省篇幅,此处省略了句子其他部分及作者信息,以下同。

田宇贺

我们对自建汉语语料库中 160 万汉字规模的散文语料做了穷尽性统计,“这”“那”做主语及是否通过“是”连接的情况详见表 2:

由表 2 的统计可知,“这”“那”在真实语料中都能单独做主语,但两者做主语的比例并不高,所占比例分别为 22.7% 和 10.8%, 比值为 2.1,用

表 2 “是”连接主谓语句频次表

含“这”总数量	主语数量	占比	用“是”连接主谓语句	占比	不用“是”连接	占比
14207 条	3229 条	22.7%	1937 条	60%	1292 条	40%
含“那”总数量	主语数量	占比	用“是”连接主谓语句	占比	不用“是”连接	占比
4418 条	478 条	10.8%	359 条	75%	119 条	25%

“是”连接主谓语句的比例分别为 60% 和 75%, 比值为 0.8, 说明“这”“那”做主语倾向于使用“是”同谓语连接, 判断动词“是”是“这”“那”做主语的一个半强制性条件。数据显示,“这”与“那”做主语时不用“是”连接谓语的比例分别为 40% 和 25%, 比值为 1.6, 说明“这”做主语的相对自由度更高。

(二) 单独做光杆动词的宾语

前辈学者提出的“这”“那”“不大做宾语”或“很少做宾语”, 这里的宾语是指“这”“那”单独做光杆动词的宾语。在真实语料中“这”或“那”单独做宾语的用例的确相当少。

在我们 160 万字的散文文体的语料中, 经查找, 未发现光杆动词直接带“这/那”的语例, 仅发现一例动补形式加“这”的语例:“想到这, 我的眼睛也湿了。”这句话的前面一句是“在我的天空里星星是不会坠落的”。因此,“这”仍然是跨句回指, 且“这”可以理解为是“这里”“这儿”的省略形式。

综上, 依据语言事实, 关于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单独做宾语的规则, 可以表述为: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这”“那”一般在书面语中不单独作光杆动词的宾语, 但可以出现在动补形式后面作宾语;“这”“那”在口语中可以单独做光杆动词的宾语, 条件是“这”“那”为实指。

为什么典型指示代词“这”或“那”不能在书面语中置于光杆动词后面直接做宾语, 目前尚未见到相关解释。我们认为, 可以从语言的经济原则与韵律限制两方面考虑。“这”“那”的使用, 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 尤其是口语交际中, 听说双方一般总是希望用较少词语传递/获得较多的新信息, 作为宾语的“这”“那”是新信息, 这种信息的具体所指在口语中总有办法加以明确, 因此, 口语中“这”“那”可以单独作光杆动词的宾语; 书面语在

讲求经济原则的前提下, 还要追求表达的严谨、得体,“这”“那”单独置于光杆动词后恰与严谨、得体相悖, 因此书面语中没有动词后直接加“这”或“那”的用例。从韵律限制的角度来看, 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都倾向于与双音节指示代词组合, 因此, 即使在口语中“这”“那”出现于光杆动词后的几率也是相当小的。

(三) 在固定短语和类固定短语中做动词的宾语

“这”或“那”在书面语中可以对比使用, 形成“V 这 V 那”的格式。类似的语言事实很多。诸如副词与名词的搭配规则是: 副词不能直接与名词组合, 如“不人”“不山”不能说, 但“不人不鬼”“不山不水”的搭配却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把“看这看那”“不人不鬼”一类的组合称为固定短语或类固定短语。“这”“那”在固定短语或类固定短语中做光杆动词的宾语,“这”“那”一般是虚指的。

“虚指”的“这”“那”到底指人还是指物, 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朱德熙认为“这、那”单独做宾语, 只能指事物而不指人^{[9]86}, 黄伯荣、廖序东则说“这、那”对举使用, 指代众多的人或事物^{[10]22}。在大规模真实语料中, 我们尚未见到这一格式中“这”“那”指人的用例, 朱德熙的观点显然是符合现代汉语语法事实的。因此, 我们建议黄廖本《现代汉语》再版时把“这”“那”“指代众多的人或事物”改为“指代众多的事物”, 这样, 在表述上就更加科学、严密了。至于为什么“这”“那”对举使用做宾语不指人而只能指代事物? 我们认为, 这是由指示代词的原型特征决定的。作为典型指示代词的核心成员, “这”“那”的典型语用功能就是指物, 其他功能都是从指物功能发展而来的, 从形式上说, “这”“那”从指物功能发展到指人功能就是在单音节“这”“那”后面加名量词“个、位、时、里”等等, 有

些已经固化为词的形式,如“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之类显然可以在对举使用时指代人。

“这”、“那”经常出现在两种固定短语中:“V₁这V₁那”“V₁这V₂那”。在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有很多“V₁这V₁那”的用例,如:做这做那、问这问那、要这要那、说这说那。据我们考察,《汉语动词用法词典》收录的以下动词能够在“V₁这V₁那”格式中出现^[1122-29]:

比、比较、补、擦、猜、查、差、炒、吃、穿、丢、动、赶、干、给、管、喊、喝、恨、怀疑、寄、记、煎、减、讲、叫、借、看、砍、扛、考、靠、啃、练、骂、买、卖、埋怨、拿、怕、盼、求、取、缺、申请、试、送、谈、添、偷、挖、忘、问、洗、限制、想、写、信、修、修理、绣、需要、选、学、学习、训练、腌、研究、养、要求、咬、要、依靠、依赖、议论、印、赢、用、邮、有、预备、怨、运、砸、栽、摘、长、找、种、煮、抓、装、做

上述动词中,单音节动词共 78 个,约占这类动词总数的 84%,双音节动词共 15 个,约占动词总数的 16%。

“V₁这V₂那”格式的语例在真实语料中不多见,在我们的自建语料库中没有发现这一格式,北大语料库中也仅有 2 例:拿这递那、说这道那 V₁、V₂在语义上是近义关系。

(四)做介词宾语

“这”、“那”做介词宾语时是实有所指,即通过上下文一定能找到“这”、“那”指代的具体内容。从语体分布来看,这类宾语既可以出现在口语体中,也可以出现在书面语体中,出现在口语体中的比例要大于书面语。

(1)据瑞士一家保险公司的调查,世界上每年死于汽车交通事故的有 30 万人。有人把这叫做“柏林路上的战争”。(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

(2)我们一起经历甚至比这都糟糕的阶段。我们肯定会度过这道难关。(自建汉语语料库)

(五)做定语

“这”、“那”在大规模封闭语料库中主要出现在定语位置。在 160 万汉字的散文语料中“这”单独使用的语例为 14207 条,其中作定语的语例是 10978 条,占比为 77.3%，“那”单独使用的语例为 4418 条,其中作定语的语例是 4057 条,占比为 91.8%。“这”、“那”做定语,中心语由以下词语充

当:(数)量词、名词或名词短语、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分述如下。

1.这/那+(数)量词

为什么“这”、“那”要置于数量词前面做定语,袁毓林从认知角度作了解释:指示代词必须放在数量词之前符合认知的一个基本规律,即对立项少的语法成分要排在对立项多的语法成分之前,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典型指示代词只有近指与远指的对立,而现代汉语数词与量词是多项对立的,数量短语也必然是多项对立的^[12]。

“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量词,从句法上看,“这位”、“那位”后加名词,只能构成一种句法关系:偏正关系(定中短语),如:“这位老师”、“那位先生”、“这位演员”、“那位明星”。“这位”前面再加人称代词,可能构成两种句法关系:偏正关系和同位关系,“那位”前加人称代词,只能构成偏正关系。如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和自建语料库中有“我这位年已花甲的老头子”、“我这位以前的班主任”、“他这位不‘婆婆妈妈’的‘男子汉’”等,孤立地看有两种组合可能,但在语篇中可以排除另外一种组构的可能。除了通过语境做出组合的判断外,还可以通过能否被“的”替换来判断:是同位关系的,“这位”不能替换为“的”,否则意思会发生变化;是偏正关系的,“这位”可以被“的”替换,基本语义不变。

2.这/那+名词语

方绪军根据名词与量词组合的差异将名词分为量化名词和非量化名词两大类,量化名词又分为个体名词、集体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四类,非量化名词分为专有名词、方位名词、时间名词、其他类名词四类^{[13]134-145}。这种分类,标准明确,既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又方便实用。我们采用上述名词分类体系,考察“这”、“那”和各类名词及短语的组合能力。考察发现,“这”、“那”可以直接放在普通名词、专有名词、某些时间名词等词前面做定语。语料库中的语例有:这女孩、这张明、那张明、那忧虑、担心的神态,等等。

3.这/那+形容词

单个“这”、“那”还可以跟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组合,构成“这/那+形容词”格式,作句子的主语、宾语、定语等成分。语料库中的语例有:这认真

田宇贺

便规定了他的悲剧命运、那绿油油的韭菜和鲜嫩的黄瓜、在这神圣得必须排着队伍瞻仰的画面上，等等。

本节考察表明，“这”、“那”在真实语料中，主要分布在定语、主语、宾语等三种句法位置上，这三种句法位置的分布频率由大到小依次为：定语>主语>宾语，定语占绝对优势，定语与主语，主语与宾语从使用比例上说呈不对称分布。指示代词具有两种基本功能：替代与指别。替代功能是指示代词功能上的原型，指别功能不属于指示代词的原型功能。指别功能句法上体现为修饰成分，占据定语或状语两种位置，无论是典型指示代词还是非典型指示代词都具有指别功能，但只有典型指示代词才具有替代功能，非典型指示代词不具有替代功能。在语言实践中，人们更多的是用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表达指别功能，而这种指别功能的实现需要“这”“那”由主语降格为定语，因此我们的语料库中“这”、“那”做定语的比例比做主语要高许多。而“这”、“那”在主语、宾语分布比例上的不对称既可以从原型范畴的角度得到解释，也可以从语用方面加以说明。从句法原型的角度看，主语、谓语相对于宾语，主语、谓语是典型成员，宾语是非典型成员，宾语同主语、谓语是不同层面的句法成分，即主语(谓语)>宾语。从语用的角度看，主语处于句首，多做话题表达旧信息，“这”、“那”的所指对听说双方来讲一般是有定的，不是句子的焦点；宾语处于句子的末尾，一般要表达新信息，而“这”“那”是单音节，在句子中多轻读，显然不利于听话者提取新信息，因此“这”“那”较少出现在宾语的位置上。张德岁、张学城认为谓词性主语与谓词性宾语的不对称是由语用因素造成的^[4]，其实由“这”、“那”充当的体词性主语、宾语的不对称同样也是由于句法以外的因素造成的。

三、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的重叠及语法化问题

在现代汉语书面语语料中，“这”、“那”在句法上不能重叠，没有“这这”、“那那”的用法。在口语中有时出现“这这”、“那那”的用法，“这这”、“那那”是要表达一种情急之下的临时性口吃一类的口气，语义上既不具有替代功能也不具备指别功能，因此，书面语语料中没有“这这”、“那那”的用法

也就不能理解：书面语要求经济、简洁、规范，“这”、“那”的重叠式违反了书面语表达的原则。北京话中，“这个”、“那个”可以重叠成“这个这个”、“那个那个”的格式，用作话语标记^[5]，显然“这这”、“那那”不同于“这个”、“那个”在话语中的重叠，尽管单、双音节典型指示代词重叠的语体环境都是北京口语，但双音节指示代词重叠的句法合格度要高于单音节指示代词，从使用频率上看，“这”、“那”的重叠频率要低于“这个”、“那个”。话语中，“这个这个”可以进一步减缩为“这这”，“那个那个”则不能减缩为“那那”。北京口语中“这个”、“那个”的重叠式不具有句法上的普适性，即句法上的重叠不是指示代词的原型属性，一部分指示代词句法上能够重叠，大部分指示代词无论在口语中还是书面语中句法上都不能重叠，不能重叠的指示代词实指功能较强，能够重叠的指示代词虚指功能较强。

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表达替代的语义，即实有所指，这是“这”、“那”的原型功能。

(1) 年纪轻轻的女人家，也在一个人喝啤酒，这让贺品刚有些不解。(刘庆邦《合作》，《北京文学》2014年第4期)

(2) 蠢驴，她难道非要说出来，那不是很贱吗？(李师江《中文系》，《当代》2010年第5期)

上述替代功能在句法上是由“这”、“那”充任主语来完成的。替代功能进一步虚化，就形成指示区别功能——指别功能。因此，“指别”是一种内容最“虚”的修饰语。由替代到指别，在句法上是由“这”“那”出现在定语位置上完成的，“指别”的语义比“替代”的语义又虚了一步。

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在专表指别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虚化，从表达确定无疑的语气到表达迟疑不决、欲言又止的语气，如话语中出现的“这——”、“那——”表达的是迟疑不决、欲言又止的语气，再到变成一种类赘余成分(北京口语中的重叠)，直至虚化为语法词。“这”、“那”虚化为语法词的路径不同，“这”虚化为结构助词“的”，如“他这孙子装得可够匀实的。”；“那”虚化为连词，相当于“那么”，“你就这么走了？那可不行。”“这”虚化为语法词尚未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那”虚化为连词“那么”已经收录在《现代汉语词典》

中^{[4]927}。从语料库的相关语例看,“那”虚化为连词的用例明显多于“这”虚化为结构助词的用例。这种虚化的不平衡现象是否可以理解为“这”尚处在由北京口语向普通话过渡阶段,而“那”已经完成了从北京话到普通话的过渡。是否这样,还需进一步研究。

“这”、“那”在功能上由替代到指别,再进一步虚化为各种语气乃至虚词的语法化历程,可以从原型范畴的角度得到合理解释。在现代汉语指示代词这一范畴中,核心成员的虚化程度最高,边缘成员的虚化程度最低,作为核心成员的“这”、“那”可以从表示实指的“替代+指别”发展到专表指别,再从专表指别进一步发展为语法标记——结构助词或连词。

参考文献:

- [1] 田宇贺.现代汉语指示代词原型范畴分析的句法、语义依据及功能表现[J].兰州学刊,2012(10).
[2] 杨玉玲.单个“这”和“那”篇章不对称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6(4).
[3] 丁启阵.现代汉语“这”、“那”的语法分布[J].世界汉语教学,2003(2).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5] 邹韶华.语频·语义·语法[J].汉语学习,2004(2).
[6]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频率词典[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7] 邢福义.“语言事实”的从众观[J].语言战略研究,2016(4).
[8]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1] 孟琮,郑怀德,等.汉语动词用法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2] 袁毓林.定语顺序的认知解释及其理论蕴涵[J].中国社会科学,1999(2).
[13] 方绪军.现代汉语实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4] 张德岁,张学城.谓词性主宾语语用文化的不对称性研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
[15] 郭风岚.北京话话语标记“这个”、“那个”的社会语言学分析[J].中国语文,2009(5).

责任编辑 君 羊

Syntactic Functions of Typical Demonstrative Pronouns of Single Syllables

TIAN Yu-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Descriptions and discussions about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s of typical demonstrative pronouns of single syllables have not been supported by large corpus, even in classic grammatical works like Modern Chinese Grammar and Grammar Not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requencies and syntactic distributions of “zhe” and “na” based on large corpora, rectifies academic views of previous scholars, and explains the syntactic nonsymmetry according to prototype theory. In written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for the overlapping of “zhe” and “na” in syntax, and the overlapping of “zhe ge” and “na ge” is not applicable to “zhe” and “na”. The transition of “zhe” and “na” from substitute function to demonstrative function and function words accords with prototype theor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cognize the syntactic functions of typical demonstrative pronouns of single syllables in the framework of prototype theory.

Key words: prototype theory; typical demonstrative pronouns of single syllables; syntactic functions; grammaticalization